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商界現形記

第三回 老擋手苦口諫東家 小東家發標換擋手

卻說，周子言週三聽王文林王八說，裡頭亭子房間裡，陳少鶴陳大不知做出哪麼樣的把戲來，滿腹狐疑，忙跑進去瞧時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現象，就不過阿金姐同陳大對躺著，代燒鴉片煙。秋雲偃著陳大，瞧阿金姐燒煙。陳大的一雙手探在秋雲懷裡，三個兒鴉雀無聲的，正在那裡情到纏綿的得神。週三瞧著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，我在這使錢充闊少，倒要你陳大第一遭跑來，無事端端的這樣有趣。就是阿金姐，也老把勢了，怎地做出這等不在行的舉動來。（你才不在行呢？）重新一想，其中必有道理，而且陳大如今爺死了，正是我的濟運到了，（奇極，別人死爺與足下的濟運何干。）倒不好發作呢。（暢快之極，其實冥冥之中與王八報仇也。）只得捺著一口無窮的酸氣，陪笑道：「陳老大，好得趣呀！檯面已舒齊了，癮過了沒有呢？」陳大處之泰然道：「請自政吧，別冷待了一般闊人，我在這兒很舒服。」週三發了一怔道：「如此，秋雲、阿金姐好好兒的伺候著陳大少吧。」陳大少說要怎樣便怎樣，別使陳大少不窩心。」說罷去了。秋雲笑道：「阿要寫意嘍。」阿金姐道：「本來耐搭俚，嘍勿曾有啥相好，野吃勿來啥醋。但不過檯面勿應酬，野有句閒話好說格，俚霉是霉極來浪哉。若是你肯開銷呢，野瘟得勿是實梗來海哉。」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一回兒週三的檯面已散。眾人各自去訖，房間裡只剩週三同王八兩個兒，在那裡抽煙。週三便把陳大的情形，細細說給王八知道，且問王八討一個主意，怎樣辦理，王八摸擬了一回道：「這個須得讓通盤籌算，斷不可冒冒失失的，瞎弄一陣，只怕無益有害呢！橫豎這倒不在乎，急急你說是也不是？」週三道：「不錯不錯，這種事體，最不好弄，終須得著見機，才不怕他溜了。我還請教你一件事體，如今我也仿著陳大的法兒，在新馬路榮華裡，第二弄第七家，門牌裡『行』字，第七百九十五號，租了一所雙開間，一側廂的房屋，通通排場舒齊了，頭裡原想掛一塊公館牌子，仔細想想，卻不妥當，譬如陳大取的『青蓮閣』三字，我想想也不妥當，明明是一個公司煙間的樣子了，我想決計用公司兩字，如今我事體也忙點，筆墨一道竟著實荒疏了，你給我想想看叫什麼公司，才覺得合式。第一要氣派闊大，又要現在時興。」王八道：「就在嘴邊的，你怎麼想不著呢？爽爽快快叫做『實業公司』，豈不是現在最時興的名目嗎？」週三道：「好，好，果然好。但是實業兩字，是總目呀，譬如關於實業，兩字的分派，著實不少哩，房屋、地皮、森林、畜牧、路礦、郵傳、電線、農植、製造，一古腦兒，哪一樣不是實業呢？我這公司，卻是哪一頂的實業呀？」王八笑道：「不是我氣苦你，你究竟是個生意人，這種道兒，到底要讓還我哩。你說的許多，什麼製造、農植、畜牧、森林、房屋、地皮、路礦、郵傳，這麼一大堆，你可知道，郵傳、路礦，雖則是實業裡頭支派，然而路礦、郵電，確是專門學，至於混而言之，說一句製造就是製造頭頭的分別，也不知道有若干。假如五金裡頭，就有鋼、鉛等類的別派，大而言之機器，小而言之針釘，哪一項不是有專門的科學嘍！所以你說要分出派頭來，是哪一門子的實業，也說不盡許多，只怕三天三夜，也說不明白，就是這幾句關節，老實說，你我是知己朋友，所以說說罷！並且你是個生意人，討教了這許多關節，這許多學問，也沒有用處，若是你是個留學生，或是個時務人員、報館主筆、大宅幕賓，我也不肯輕易說呢。功名當富貴就不過這一點子，你還記得嗎？那一年皇帝考經濟特科，（皇帝考經濟特科，這句話先不通了。）我是功名心很淡的人，你也該知道，我立品的高尚了，所以一有了皇帝考經濟特科的消息，我就連夜寫了論百封信，分投那外而督撫，內而尚侍發急地說道：『多謝你們，千萬不要拿我保奏，我是不高興做這種樣的營生的，情願混在上海吃花酒，拚拚頭的，若是定規要拿我保裡頭，情願剪掉了辮子和尚，或者索性吃三錢生鴉片煙怨命的。』（亂話亂話，吾問你做了和尚，怨了命，還可以吃花酒，拚拚頭嗎？若然，只好找個徒弟來鬼開心，一笑。）那末一般督撫尚侍，王公大臣，大老先生，都說王某人，既然這等的發急，只索罷了，不要去難為他哩。但是這經濟特科，除了王某人，竟沒有合式的人可以保奏，於是便宜了一般新進末學，僅僅習得一點點皮毛，就濫竽充數了，雖然事體也很奇極，只怕皇帝也知道，這經濟特科的合式人材，只有江南元和縣秀才王文林，（無端的鬧出一個臣字來，奇極奇極，笑煞笑煞。）怎地沒有人保奏他呢？可想一定徇了私弊了，何誇皇帝不能說，怎地你們不把王卿文林，（無端的，又鬧出一個卿字來，真真奇極，活活笑煞。）保上來呢？若然，說了豈不是我走了皇帝的路子似的，也是私弊嗎？但是沒有王某人在裡頭，這考也沒有味道了，所以後文也不起勁了，胡亂弄了一泡，就完結了。我老實同你說，那時際，雖則沒有保，然而錢卻弄了好一票，那般保經濟特科的人，預備著要去考哩，苦的時務裡頭，一些名目也不知道，怎好去應考呢，只得來請教我，我就要二百塊洋錢，教導他一個秘訣。」週三道：「這也有秘訣的嗎？怎樣的一個秘訣呢？肯說給我聽聽嗎？」王八道：「這秘訣也沒有許多的，就不過剛剛說的幾句關子，並且還沒有剛剛的幾句仔細哩，你想要賣二百洋錢呢，只消這幾句做在卷子裡，主考官一看，豈不著眼，時務竟熟極而溜的了。」（真真亂話三千，幾乎笑斷腸子，只有王八會說。）週三笑道：「瞧你不到有這點子本事，一向失敬了。只道是一個秀才罷哩，有什麼驚天動地。」王八道：「口輕嘍嘍，只不過一個秀才，可知道秀才有幾等幾格的秀才哩。秀才乃宰相之根苗，這麼一想，這秀才兩字，豈同兒戲嘍。」

說著，只聽得自鳴鐘上噹噹敲了兩記，直跳起來道：「不得了，兩記鐘了，我不回去時，我那人（肉麻）坐著等的。今兒忽然這麼暴冷起來了，要她等著，斷非吾輩情種所認為。且回去了之後，她還不肯就睡哩，終要伏伺我吃了稀飯，裝一頓煙，剝了蓮子，燉好在雞鳴壺上，預備著明兒早上在被窩裡吃的點心。這時候了，我要先走了，不候你了。」週三聽了，心裡暗笑，只怕請你看頭髮團吧。但是我這裡住著也沒味，秋雲呢，我本來不歡喜她，端的胃口忒大了，老實說有點不敢請教。（什麼胃口，倒要請教。）倒是那阿金姐，文文靜靜，談談說說，纏她一夜委實有些趣味。作怪地也窩盤著少鶴，影兒都不見了。再求其次，就是那阿巧，這小貨今年不過十五歲，卻癡不癡，顛不顛也，有些兒玩意，怎地也不見了，難道陳大身上有糖嗎？（不是有糖，卻是有錢，老兄誤會了。）如此看來，今的兩台酒，吃得沒交代了，也要怪我自己不好，請什麼陳少鶴嘍。少鶴爺死之後，我不會同他同過檯面，無端的請他來，請出這個現象來了。橫豎有兩層警解，一層是，陳少鶴你儘管兒高樂我的相好吧，不怕你不翻倒在我手掌之中。（少鶴休矣，濫污婊子、騷大姐的兩路敵兵已難招架，何況添出路活策朋友來，吾願一般子弟省省。）一層是，稀罕秋雲這浪蹄子嗎？我有黑牡丹呢！到底是好人家婦女，比不得婊子只顧著錢，一點兒沒有真情。（黑牡丹這種好人家婦女，其實與婊子只差一間耳。）想罷，便道：「我也走了。」王八道：「不必吧，終有個人來應酬一下子的哩，極而言之，阿巧終逃不了的，到底雙台嘍，豈同兒戲嘍，難道阿巧也不給你樂一樂嗎？只怕理上講不去呢！」週三搖搖頭道：「到底要望個空的了，（可憐）你瞧時際就明白了，兩點鐘，打烊也打過去了，你看對面房間裡的火光呢，不是洋油燈都息了，牀前梳妝台上的長頸油盞點著了，明明是睡了，對過也有住夜客人呢！」王八也明知頭路不像了，倒有點替週三忿忿不平。（真真瞎起勁了，不要瞎起勁，足下的寵姬保得牢些就是了，你真夢裡，周子翁正待吃了對門，謝隔壁哩！）道：「這算哪裡來的款樣嘍，真是新發明，特別改良了。」週三道：「別說了，走吧走吧。」真走到扶梯邊，方始得阿巧在小房間裡，搶步出來道：「週三少，勿要去哉，走好了，明朝來，對勿往。」（第一句 第二句，如何接得上，真所謂應酬門面了。）週三也一聲兒不言語，只管走了。

且把週三次日約著黑牡丹，三星裡借房子，小花園吃茶的一節事，攔一攔起。且說阿巧假意兒送了週三一步，回到亭子房間，格格地笑了一陣，阿金姐道：「陳大少，大房間裡去安置吧。」陳大伸了一個呵欠。（傳神之筆。）道：「我還是這兒吧，老實說我是要睡到點火，才得起身呢，大房裡睡著，不便很的。」阿金姐笑道：「陳大少末，勿知道嘍說到子陸搭去哉，倪先生做子耐陳大少末，還要接哈別戶客人呢，耐著來浪末哉，明朝子倘忙有戶把打茶會格客人來末，倪定規回報俚篤，房間勿空，只消瞎說一聲，歸搭去借借房間末，客人睬自然走哉。房間無借處末，勿走也只好走哉，阿對，陳大少。」陳大一聽了這又香又甜的話，鬆爽非凡，於是接連住了三日，休說大門沒有出來一步，連著亭子房間的門檻，竟沒跨了一跨。那陳大，當日來到秋雲家的時際，秋雲偷瞧那小皮包裡頭，一千元的鈔票直有好幾十張，這卻秋雲看錯的，卻沒這麼許多，一古腦兒五千幾百元，鈔票是有的，去了整票

的二千元，還有三千幾百元，不知不覺這三天之內，都說姓了謝了，姓陳的竟然身無半文了。至於八八雙台，到底吃嗎？你去想想吧，陳大也沒工夫喝這酒，阿金姐也斷斷沒有這等的呆，這門上應酬過的呢，誰不知道喝酒原不過圖個面子罷哩，論不定倒要貼掉兩個，賺錢一說，卻是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論的道路，可想阿金姐，願意真的要陳大喝這個八八雙台嗎？而且上海嫖界，雖然千奇百怪的花樣，卻很多，闊的也很有，其實不會聽說有甚闊客，吃個八八雙台，一口氣吃了一百二十八台酒，就是這八八雙台的名目，也只在《商界現形記》裡頭，卻沒聽到有這名目呢。

閒話休題，且說陳少鶴陳大，好算得曾經滄海，嫖出精來的一個人，然而卻沒曾遇到碧玉樓謝秋雲，這麼著的奇形怪狀，卻有一種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的濃情密趣。且住，謝秋雲真的有這情趣嗎？非也非也，淫而已矣，浪而已矣。須知謝秋雲原是寧波人，至於寧波婦人的一路狀態，可想而知了。陳大原是個何等樣人，真所謂人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。所以陳大直把這謝秋雲，當做天仙化人似的，秋雲也一心一意的要嫁這陳大了，陳大也一心一意的要娶這秋雲了。若是嫁不成，情願三錢鴉片煙吃了怨命，陳大聽了心都碎了，若說娶不成，情願把八千根煩惱絲剪了做和尚去。秋雲聽了暗暗歡喜，上當了，上當了。（一般嫖界霸王，省省少年子弟聽聽。）於是議定章程，五千元洋錢的身價，立刻退下牌子，發表嫁人之事。陳大自作主張，不捨得以秋雲為小老婆視之，一樣的鳳冠霞帔，紅燈花轎，鼓吹清音，迎歸府第。

商議已定，喜勿勿的跑到自己的錢鋪裡去拿洋錢。那錢鋪，卻在大馬路後面，一條街叫什麼前馬路，那前馬路，原在大馬路之後，不叫他後馬路，反而叫做前馬路，你想詫異嗎？還不知做書的筆誤呢，還是馬路名兒叫別？這個很可以不必去研究他。（筆尖有鬼。）只管說前馬路五福裡的崇茂錢鋪，確是陳少鶴陳大的老子，全分東家。那擋手姓方，名兒叫做端伯，浙東紹興府餘姚縣人，年紀老了，今天恰恰七十歲，是個古板非常的人。陳大直衝進去，只嚷道：「拿拿拿，拿萬把洋錢來，要用，要用，鈔鈔，鈔票，鈔鈔鈔票，拿拿拿來。」（活跳出來，畫也畫不出。）這時際老擋手方端伯，恰整靠著藤椅上，架起了黃銅邊大圓凸光眼鏡，嘴裡銜著一根三尺六寸長，毛筋大葫蘆頭的粗大煙桿，一手擎起一張新聞報，正看得高興。只聽大嚷大叫，便把那新聞報朝著身上一掩，從把眼鏡一抬，拿眼一瞟，認一認仔細，（活畫出一位老者，描神描神。）卻是小東家陳少鶴，便把身體浮了一浮，（有規矩有身份）陳大也不待端伯開口，已一迭連聲的嚷著，洋錢、鈔票、洋錢、鈔票。端伯便把新聞報放過一邊，道：「東家又有什麼用度了，但是這幾天銀根奇緊非凡，哪裡有這許多鈔票擱著呢？若是有的卻有正經用度呢，也須得關照跑錢行伙計，明兒錢行裡去拆呢，然而須看光景哩，拆的到，拆不到，也決不來的。知道東家有什麼用度呀？」陳大聽了，呆了一呆道：「立刻要用的洋錢，哪裡等得及明兒。這幾塊洋錢，竟一時頭裡拿不出來，還算得老牌子匯豐大錢鋪嗎？」端伯便道：「嘎嘎嘎，只要幾塊洋錢，是有的，有的。鈔票也有，現洋也有，不要說這幾塊洋錢，就是一百、二百也有也有。」陳大一跺腳道：「瞎纏了，瞎纏了，幾塊洋錢誰要哇，難道我幾塊洋錢，直要這兒來拿，至不可少，今兒要八千洋錢。少了一個，我卻坍台不起，名譽要緊，現存著呢，果然最好。假如不的，要馬上給我設法得來的，斷乎等不到明兒。」端伯了陣大一道：「也沒有這樣緊促的事，倒是數目越大越好緩緩兒的，到底什麼用度呀？」

陳大便坐下來道：「你不知道我的急於要這一筆錢，卻是得著了一件異寶。」（不是異寶，乃是活寶，歸根結蒂是現世寶。）端伯笑道：「直是異寶哩。」陳大道：「聽我說呢，君玉坊第五家，有位美人。」（美人，可發一噱。）端伯呵呵的笑道：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直是異寶哩，美人哩，綜而言之，一個婊子罷哩。」陳大跺腳道：「噯！如今是東家娘娘，老班娘娘，陳府上的大奶奶，陳少鶴大爺的少夫人，還作興說是婊子嗎？」（一串鈴，栩栩欲活。）端伯冷笑一聲，陳大也不理會，只顧說道：「那美人叫做謝秋雲，年紀比我少六歲（星命家必曰六衝，其婚不合。）剛好二九年華，一十八歲。（說得神來。陳大今年二十四歲了，卻是年方花信。）原是貴同鄉呀！（得神）這真叫做天緣了，我同他，本是驀不相識的，就是做捐客的周子言周老三，（他原來是捐客，坎坎明白，所以說他的生意忒多了，指不定是何行業。）他做的相好。那一天週三請客，同我相遇了，說來真真稀奇，也算得於今二十世紀，堂子界上的一段風流話哩，（羞煞丑煞，還給我少說幾句吧。）倒說一見了我，便把週三，拋入東洋大海去了，我卻沒有叫他一個局，吃一台酒，拼一場和，花一文錢，就此同我落了。」端伯道：「慢來慢來，我是嫖界上的頭等外行，怎樣叫做就此同你落了，落些什麼來呀？」陳大只顧說道：「週三在大房間裡喝酒，我就在亭子裡落了又落了。」端伯道：「我越聽越糊塗了，到底落的雨呢，還是落的是雪，或者是冰雹？」（妙談，無此言，不可無此文，滑稽無比。）陳大笑道：「你又纏了，落什麼相好嘎！」端伯道：「相好竟相好了，有什麼落而不落的，這種怪談，既然把這相好的情分的趣味落掉了，那就不情了沒趣了。」（妙解，未經人道，雖曰滑稽，殊含至理。）陳大笑道：「這是明明是你同我打趣了，不要胡鬧，聽我說正經吧。（的是正經。）你想堂子裡，豈有這樣的奇事呢，真是佳人遇才子，才子遇佳人，方才這樣的風流韻事。我平生從不會遇到這樣的多情多義的美滿姻緣。（迭著三個這樣，傳神阿堵。）於是就在那一天起，一住直住到這時兒，坎坎從她那裡出來，一直到這裡來，如今已說定了，她一嫁我，我一准娶她，她也並不要我的身價銀子，不過她身上的這點點虧空，同她彌補了就是了。你想正正經經的娶親，還要給幾百塊洋錢茶禮呢！這麼一想，她茶禮都不收，豈不是益發的客氣了嗎？她的身份也益發的高貴了，我那老婆，當初娶她的時節，卻花著一千元洋錢茶禮。你須明白，名式叫做茶禮，其實是同買丫頭買小老婆的身價，有什麼兩樣，所以我乾綱獨斷，自做主張，把大奶奶的位份降革下來，把秋雲推升上去，這便是如今新學家所謂特別改良。你年紀也高了，見識想來也廣些，我這算計佩服嗎？」端伯聽著，只是搖頭，攢眉蹙足。陳大又道：「可是這幾塊洋錢，極要緊的用度嗎？」端伯長歎一聲道：「……」第三回畢。